

徽学研究要籍叙录

汪庆元

内容提要:本文为安徽省博物馆藏稀见徽州文献叙录。录中有元代家谱、明徽州府文件汇编、清商人书院名录、商税则例及商人书、明清徽人诗文集等。为便学者参考,其中注意附录原始文献。

关键词:明清 徽州文献 叙录

summary: According to the rare documents that Anhui museum has collected, this article writes its recount records and entry. The recount records include genealog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documents collection of Huizhou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which the businessmen of Huizhou buil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xamples of commercial tax and the businessmen's slipcases, the poem and article collections of people in Hui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so on. In order to make the scholar convenient to consult and quote, the author pays attention to put the original documents as appendixes into the entry.

安徽省博物馆是徽州文献收藏单位之一,所藏徽州文献重要书籍已经著录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安徽文献书目》、《皖人书录》中。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张海鹏、叶显恩、栾成显、赵华富、周芜、陈智超等,就各自的研究专题,对该馆的徽州文献进行过利用;本馆刘和惠、彭超、李明回先生等,也对馆藏徽州文书、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重要成果有《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许承尧《歙事闲谭》(点校)。本文就馆藏徽州文献试作叙录。

《新安旌城汪氏家录》七卷

汪炤纂修

全一册,元泰定刻本。框高26厘米,宽20厘米,半页16行,行30字,线装。卷前署元泰定甲子(1324年)序残。该谱一卷“提纲”,二卷“各图”,三、四、五卷“分派”,六卷“类题”,七卷“拾遗”。

· 348 ·

卷一首为《总序》，称：汪氏实出黄帝。鲁成公次子，有功于国，封汪侯食采颖川（颖川晋州阳夏县西乡靖仁里汪姓），汪侯遂为汪氏始祖。传三十一世汪文和，汉献帝建安二年（197），拜为龙骧将军会稽令，因渡江家于黟歙。至五十五世祖汪志高于唐昭宗天祐元年（904）“自凤亭挟琴书而来，遇友人宋士元，因至旌城，学子留师事焉，竟莫能去。”汪志高为新安旌城汪氏始迁祖。

“家录”作者汪炤（按：序中署名“炤”，后自称“照”，二者实为一字）其祖为六十七代五房之三汪良，旌城汪氏“监岳派”下。汪炤生于淳祐壬子（1252），纂修成“家录”时已经七十四岁。汪炤，字恒德。其自称：“照之师，前昌化县主簿权县事弘斋先生曹公涇，所字德恒，师命也。”汪炤是曹涇的学生。曹涇为宋咸淳四年（1268）进士，休宁人，南宋著名学者。据万历《休宁县志》卷六载，曹涇曾为马端临师：“辛未（1271），丞相马廷鸾尝招置宾塾，教其诸子端临等。后端临博学知名，撰《文献通考》，其学实自涇出。”汪炤以曹涇为师，学有所本，但科场不利：“尝隶郡县学，学中程式屡在魁，选迄广场卒不利。”汪炤注意搜集乡邦家族文献，文章学问均有可观，自述云：“不敢弃简编，不敢废学校，虽于赋诗属文或者称之。”汪炤纂修“家录”曾参阅旧谱（当为宋谱），但并不盲从，注意考证。如在《总序》中注云：“旧谱此处云：‘志高祖挟琴书将之京，遇友人宋士元至旌城。’按：昭宗时扬行密已据歙，天祐之元朱全忠逼昭宗至洛，则所谓京，当指何地？所挟琴书——斯时也，以之独善可也，而云挟此之京，违彼时之事实，起览者之致疑。独先湖州作风亭派《克刚教授文集序》则云：‘志高祖之至旌城，以授徒留。’今采以校定之云。”

关于“家录”的体例，汪炤在述“德和下派”事中说，曾得见“《曹氏家录》而条例定出。其数世家藏，百氏载籍，先代官游，所收碑饘，梓刻遗文，及其真迹翰墨而考核真，逮后且博之乡达族英，旁参互定而传布”。《曹氏家录》为曹涇纂修，可见宋元时徽州大族修家录取材严谨而丰富，并注意对所录文献进行考订。所谓“家录”，有家事实录之意，可视为家族之信史。

汪炤遵循曹涇“家录条例，从宗枝顺次该述”。至“五十五世祖迁旌城而下，止泰定甲子岁，先总提其纲，次各列为图，次随派为篇，次尽其大节目类分之。又其次乃各详故实之不可弃者，为‘拾遗’终焉”。汪炤生在南宋，宋亡时已经二十七岁，故在“随派为篇”的传记中多述宋代事。《新安旌城汪氏家录》叙家族年代久远事只一《总序》，其余大都据“搜访”之文献材料（当事人之家书、诗文集、文书等）撰述而成。

卷一《提纲》记述从五十五世祖汪志高起，至六十六代（六十五始称“代”，称“世

祖”者,述事简,只有世系、名字、墓葬地)汪文昉事实渐多:“为人古介有操略,凡所处置众咸服之。时本都金竹、横坑、上庄、塔岭、山东五保为一社,以户计之百二十余,公为之规画其故,具有可取,遗墨犹存。没于元丰乙丑(1085)。”汪文昉生五子:十七公汪坚(1049~1091)字永叔;小二十一公汪潜,字时叔;二十四公汪良,字纯叔;二十八公汪圆,字彦方;四十公汪特,字彦立。汪坚为五房之长,是为六十七代祖。

卷二《各图》从六十七代祖汪坚起,下分派系图:“五房长之一”、“五房长之二并分派”、“五房长之三并分派”、“五房二之一并分派”、“五房二之二并分派”、“五房三之一”、“五房三之二并分派”、“五房之四”、“五房五之一”、“五房五之二”、“七房之二”、“七房之三”、“七房之四”、“七房之五”、“次三房之长”、“次三房之三”、“三上房长”、“上三房三”(下注:各支云仍搜访未的,姑传其旧,以待将来)、“上三房三之二”,共十九派系图。

卷三、卷四、卷五为六十七代祖汪坚下各派的传记,共分十四派:彦诚派、德和上中下派、彦远派、彦永派、湖州派、监岳派、录参派、纯叔上派、纯叔下派、彦立派、有升派、有珍派。这是“家录”的主要部分,记载了旌城汪氏各派中著名人物的事迹。

卷六为《类题》,是旌城汪氏入仕名录,分“正奏”、“特奏”、“门荫”、“别科”、“新科”、“入太学”、“乡举”、“监举漕举”、“赠官”、“女封赠”十种,记录了旌城汪氏族人南宋时获取功名的类别和人数。“正奏”是正科考试中式者,共七名:汪远猷,字彦远,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榜登第,官至宣教郎太学正;汪泳,字伯游,乾道五年己丑(1169)郑侨榜登第,官至知湖州中奉大夫;汪雄图,字思远,淳熙十一年(1184)卫泾榜登第,终建昌教;汪仁荣,字荣叔,绍熙四年(1193)陈亮榜登第,官至健康溧水宰;汪棐,字子迪,庆元五年(1199)曾从龙榜登第,官至朝请郎知容州;汪令图,字规远,庆元五年(1199)曾从龙榜登第(与从侄汪棐同榜),官至迪功郎太平州当涂尉;汪士德,字子彬,嘉定四年(1211)赵建大榜登第,官至成都倅奉议郎。“特奏”入仕者五名;“门荫”入仕者七名;“别科”入仕者十五名;“新科”一名;“入太学”者八名;“乡举”十八名;“漕举赠官”五名;“赠官”八名。

通过新安旌城汪氏科举入仕的情况可见:南宋时仕途名目繁多,中进士者不仅在数量上少于其他杂途,而且有的得官低贱。如汪令图以进士出任当涂县尉“率一官而五六人共之”,穷困潦倒。而在“别科”中,如汪世贤“以贾妃亲属补承信郎,端平乙未(1235)从右科出官忠翊郎温州乐清监盐场,次御厨监办,閤门看班,凡九年”。其子汪梦椿、汪梦龙、汪梦桂均以右科或“父荫”登第为美官,所谓“父子相辉”,“府县官

吏咸礼下之”，产业雄于乡里，成为豪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的政治状况。

卷六还记载了南宋以降旌城汪氏族人向外迁徙的情况：五房之一汪坚，字永叔，曾孙至九世孙迁往淮、杭州徐村、芜湖等地九支。五房之二汪潜，字时叔，孙至七世孙迁往淮、安庆府桐城县、芜湖等地十四支，其中有两支因任官迁徙：“曾孙十二朝议迁常州无锡县，曾孙念一知府迁平江府。”五房之三汪良，字纯叔，曾孙至六世孙迁淮、上庄、郡城等地八支。五房之四汪圆，字彦方，曾孙至四世孙迁往淮、铜陵汪村、鄱阳石门市、上庄等地八支。五房之五汪特，字彦立，孙至五世孙迁往淮、怀宁沙桥、黟县等地九支。七房之二汪有明，四世孙迁光山县。七房之三汪有通，曾孙至九世孙迁往舒城、池州（西洪岭、灌口、高坦）九支。七房之四汪有升，五世孙汪仲山迁淮。七房之五汪有进，曾孙迁淮、六安、宁国等地五支。七房之六汪有高，孙至五世孙四支均迁往铜陵县陶村等地。七房之七汪有珍，孙至五世孙四支迁往舒城、怀宁等地。次三房汪世由，五世孙汪季远迁六安、汪进宁迁桐城。上三房汪东之，五世孙三支迁杭州、婺州、黟县。

徽州文化的兴起在宋代，“宋兴则名臣辈出”，据嘉靖《休宁县志》卷五“人物类”载，休宁县宋代进士150名，其中北宋17名，南宋133名，占绝对多数。新安旌城汪氏由科举入仕者全都在南宋。这和南宋政权建都杭州，徽州成为畿辅之地有关。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使得徽州人地矛盾渐趋突出。罗愿《新安志》卷一载：南宋时徽州“骤增之民”“比年多徙舒、池、无为界中”。“家录”记载旌城汪氏族人向外迁徙的情况，具体说明了这一点。

“旌城”在宋代属休宁县履仁乡仁德里（乡有五里），明清归十三都，是全县几百个自然村中普通的一个。《新安旌城汪氏家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南宋时徽州一个家族繁衍裂变的情况，还记录了当时乡村中诸如书院、义庄、义学、乡社等基层社会诸相，这在其他史料中难以见到。

《新安旌城汪氏家录》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为现存徽州家谱最早刻本之一。其除“前序”和“拾遗”略残，主要内容完整，是研究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资料。

书为元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传记及其史料

1. 汪泳：

汪泳，字伯游，绍兴戊午（1138）生，乾道戊子乡举，五年己丑（1169）郑

侨榜登第。初调江州湖口簿,次南安军大庾令……次提辖行在杂买务杂买场。次将作监簿,轮对首言:王者仁政,自均力役始。今当以户赋之高下,为应役之久近,分为三等,限之以月。上嘉纳焉。次大理寺丞。会京府有观望不决之狱,缴送于寺,公言于朝:乞下京府,今天狱不宜为京师一院,殊失礼统,自后无得缴送。朝廷从之,卒为定制。次知泰州淮东提举,丁父忧不赴。次嘉泰二年壬戌(1202)朝散大夫知湖州。上以公长于治民,而湖州在今辅郡,处剧难治,故有是命。公到郡,正身率下,亦不为赫赫声名,贵家大族知不可干以私,无一敢扰政……终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致仕以子棐仕累赠至通义大夫。事并见《新安志》。嘉定十二年(1219)迁居平江府陆侍郎桥。庚辰(1220)正月十二日卒,得年八十二。葬湖州武康县上栢。

2. 汪泳置义庄、义学:

初,湖州自谓已迁平江,去先垄远,与兄弟子侄日疏,事没抚存,无以尽其情。遂于本乡起义庄、义学。义庄之立,以明德名,从所居里名也。在嘉定八年(1215)五月一日,公尝手笔其祖承事以下子孙男女若妻年甲月日时生为籍……此籍付在乡掌管位主之,其庄中规约别行关报。是后义庄田土录其地名、水色、亩步,经有司印给砧基。其所陈词略曰:朝议大夫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汪某今起置旌城瞻莹义庄,产业系本户田产、屋宇拨入,准令。愿以财产不许子孙分割典卖者,凭官司为给凭,照会子孙不得追改。今照契书批割输纳二税,永充瞻莹义庄支用云。其田产之数,自旌城附近田园池塘地山屋宇等入外,再置到田租六百六十秤,并已入近千秤。又平江府吴江等县已有田五百七十四亩,中分一半计二百八十七亩,其租所入每岁米三百一十石三斗六升,每升十合。别经吴江等县印给砧基,立户置籍。仍每岁分付管掠干人别项椿管,从输纳官赋帮给干仆之余,具实数申宅点检诣实讫,关报旌城义庄照会。岁之余价乡与浙同,则粟而收券,乡比浙贵,则航米以归。惟其所便。其砧基作三本,一留官,一留庄,一留宅参照。会续有置买产业,仍依上中分一半入庄,一半以遗其后。却俟闻官批,入用印取,余本对批照用。时则嘉定八年(1215)四月二十三日也。由是承事秩下日食岁衣、嫁娶凶葬,以及得官俟代者,皆有贍。其委曲大概出入范文正义田而详密之,今不能具列于此。所立义学,承事秩下及凡族之秀,皆入学,

诗礼之风,到今未坠,良有自也。学之所以可久周者,盖分庄中租入具饘给俸延师,俾掌事位岁以其目关报会计,而不仰给于他故也。

3. 汪子能置书院:

子能第前桥水而南,川平山秀,即之为书院,贮书千卷,为宾贤教子之地。峡州名以“经籟”,书扁之;又为作记刻之石。记中谓:叔玠与其同师,恪勤贤厚,虽竟以不投有司而终。今其家从胶庠里选登仕籍陞朝列者,父子兄弟蝉嫣相属。子能思以义,方延师训子,建堂藏修,良可嘉已。嘉定六年(1213)三月也……一时郡邑守宰乡曲寓公赋诗属文健美者众。吴兴周璘润伯宰吾邑,题“经籟”有谓:旌城距城四十里,占断休阳好山水。李顿文章天下名,比屋诗书声四起。有客遗我峡州文,益信此乡多善士。云云者。又题“华滋”谓:旌城小鄒鲁,大半家有塾。俊造满胶庠,道艺贡乡曲。屈指一乡间,能有几白屋。云云者,盖其一也。予尝就观《经籟遗书》,见湖州答公书曰:闻子能辟黉馆延贤儒以训诸郎,甚喜。宜精择师友,使子弟闻见日新,不患不有成也。吾乡近日士气不甚振,正以乐教者少有性质,自多不病于富,则病于自持山川风土,岂改于前哉!

4. 旌城汪氏宗族之“大社”:

先是族里有旌城大社。凡族之远而十都瑯溪、十一都石田,近而山东、金筑等处皆在焉。承平时以华侈相高,赴社来,远者皆节前三二日至,日盛设宴饮。及社日,举祀受釐,宴饮视常日尤盛。社后又必命奴张乐宴饮,或数日乃归。富者办之所不问,中人之户多举子钱,或质债失业。公侍兄伯溱尝相与言,遂矫其失。自嘉定辛未(1211),昆弟子侄别为一社曰“义兴”,但务真率,祀神尽诚,祀毕聚饮,据其所有,不得加品,违者举罚。

5. 汪安礼宴饮:

汪安礼,字敬兴。世积富强,不坠益衍。承平之日,每有宴饮,杯觞盘杆匕箸外,至贮酒之缸,出酒之盎,薰香之鼎,插花之壶,秉烛之檠,所谓高三四尺者不啻六七,皆白金为之。酒阑人散,则入于石庠。庠去住厅远而甃石涂垂,独立巍然,门扁窗棂壹是用铁,火盗不能侵也。他田园山地所入,各于其附近为庄贮之,盖不一所。岁未秋以前,数十里外之余者咸赴之,其门如市。

6. 汪恽兴水利:

汪恽,字必恭……曾迁居十二都瑯坑,户之税钱六十九贯三百有奇,该

苗米八十八石三斗三升而赢。会瑯坑大旱,而此方在先无兴水利者,农皆病之。公乃出已见相源度委,以其可陂处为竭,至今利之。方竭之成也,土人请于公曰:公之惠渥矣,请名焉,以昭不朽。或曰汪公竭,人曰:汪氏蕃盛,但云汪公,不知其谁也。古二名不偏讳,谓之汪清竭,其庶乎。公然之,遂曰汪清竭。

7. 汪棐:

汪棐,字子迪,乾道癸巳(1173)三月二十四日生……中庆元己未曾从龙榜登第,为南省本经次名。初於潜簿,丁母忧不赴,改严州建德簿。次婺州兰溪丞,次庆元府昌国西监买纳盐场,次信州弋阳宰,次柳州柳城宰,次广西帅司主管机宜文字,次知容州朝请郎,赐绯鱼袋。致仕容州登第,仍贯徽州路(府)休宁县履仁乡仁德里……家藏其家书真迹“报起离容州事”云:“丐祠得替郡之命,再请方许先归。九月望日离容州,十一月旦方到桂府,约嗣年三月方到饶、洪间。归后且为道人,不复为名利牵役也。”按当时省割以端平三年(1236)七月二十九年下,此“九月望”必是年也……嘉熙辛丑(1241)九月十三日卒。

8. 汪雄图:

汪雄图,字思远,绍兴壬戌(1142)生,习春秋,乾道乙酉请本州举,己丑入太学,癸巳试中上舍第一人。“论”刊行于世,人所传诵,其题曰《仲舒师友渊源》淳熙甲辰(1184)卫泾榜登第。初峡州教,次建昌教。嘉泰壬戌(1202)在任不禄,终从政郎。人曰李顿先生,因其所居之石田后山土名也。有文集,思杰观使为摭刊十二卷:家塾一至四卷,表笈也五至六卷,经世十二议也七八卷,记也九卷,颂赞铭箴也十卷,近体诗也十一,十二卷古诗诗余也。

9. 汪令图:

汪令图,字规远,庆元五年(1199)曾从龙榜,与从侄汪棐同年登第。出官迪功郎太平州当涂尉。甲子不禄。平生所作散佚,茂叔家藏其《萍斋记》一篇,今附于此,亦足知公之迁徙委折,与其胸中笔底大概也。记曰:

斋以萍名,志寓也。萍,物之细也。人与物适相似,故名。予少孤不夭,长于母兄,以不坠先业。传家唯书数百卷,手泽营营;无负郭之田以自活,举进士辄不第。淳熙己酉,会湖州兄官武昌,概独念曰:桑弧蓬矢,男子之所有

事。大丈夫当周流天下,安能郁郁俾其身俱草木以腐乎!束书从之,不知鞍马之勤,道途之远也。明徽州知府古之贤编撰

越明年,浮江东来,碌碌为吴下蒙。又十年,始窃第奉常。得所任冗且贱,由捕盗掾者而问津焉。率一官而五六人共之,困益甚。居莫能庐,贫似司马长卿,而家徒四壁弗如也。于是问舍于锡山之阳,崇隙宇而徙焉。徙之偏,有沼可三十尺,间无长物,惟藕数本,萍一泓。烟光低凝,雨色新霁,咄咄有生意。苔痕草色,连碧相望。

予奇之,瞿然叹曰:甚矣!物之有似乎人也。予生二十七年而后有四方之志。今逾疆仕,凡客于吴者,七十有六甲子矣。已离复合,倏聚忽散。直寄耳,未知税驾之所。萍岂肖予者哉!其生也若浮,其植也若浮。飘飘乎顺风而吹,莫知所止;泛泛乎随波而靡,莫知所休。引物连类,人之生世如此萍矣。

自有天地以来,慷慨迈往之士,以功名显者可胜计哉?上会稽探禹穴,浮沅湘涉汶泗,子长盖萍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酺酒临江,横槊赋诗,孟德亦萍也;啸明月于采石之滨,歌清风于赤壁之下,谪仙、坡老或者莫非萍乎?不肖如予者,奈何抱所有狭天下。方将揽山川之吐吞,吊泉石之幽奇,撷遗芳于古人,酌爽气于尊罍,徜徉浮游以畅平生之志。则大书特书而扁诸隅,其谓之“萍”,非空谈也。

10. 汪世贤父子:

……杭宋随朝,时密迩清光,见重察采,府县官吏咸礼下之。子六九公(梦椿)且发科,历任金章紫绶,父子相辉。而又廩有余粟,家有余货。户之产以山税言之,亦十三贯有奇。宋之山税每亩三文,盖山四千三百亩而赢。其他水陆园池之富不言可知也。一时气焰,声称甲于族里。然能以诗礼自牧。设孔、孟像于花圃之前、书房之右,朔望瞻敬。其家塾子弟之师,不虞远地,惟其才学遴选宾致焉。

11. 汪氏甥陈栎:

四三娘适陈村陈公源长第,五十有男汪氏甥也。初名佳,改曰栎,字寿翁。第一三。端敏好学,尚友古人,理学宗旨,融会贯通,经子百史,搜抉无隐。尝于《论语》著《口义》,乡先生弘斋曹公涇见之,谓于朱子书,如李光弼

入郭子仪军营垒,士卒旗帜无所变置,而加之精明,为之叙,使刊布之……延祐甲寅(1314)科举令下,岿然祗荐,闾邑有光……附之家录,以见尚德亲亲之意。

《新安蠹状》二卷

古之贤,四川梁山人,进士,万历十四年(1586)至十六年(1588)任徽州知府。《新安蠹状》是古之贤任内徽州府的文件汇编。该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为“议稿”,是古之贤向上司的请示报告;下卷为“牌票”、“告示”,是徽州府针对当时的一些社会弊端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名为“蠹状”,有救弊之意。该书有缺脱,其中“议稿”篇目二十,现存有十篇:呈详议加运官路费缘由;呈详新安卫征收屯粮缘由;呈详覆议休宁县买解南粮剩银缘由;申详院道严禁拐盗缘由;申详裁革坊里祗应粮长空役;呈详查议歙、休二县水灾放赈;呈详申明新安卫老幼军人食粮;呈详覆议会计缘由;呈详亟议停征抵补救荒;议查革机户缘由。“牌票”八篇:行六县禁革娼优;行六县禁革重枷;行六县查革坊长祗应;覆行歙县查坊长科敛缘由;行六县申明起解钱粮;行六县劝士民葬亲;禁暴露亲尸;禁生员举贺耆民。“告示”十五篇:行六县严禁钻刺;行六县严禁白役;劝建齐云山桥;禁机户打点;禁机户钻刺;谕葬;谕新安卫城操官军字支领月粮;行六县永定征收便民厘弊;行六县禁革粮长空役;行六县禁革称头;禁革坊长祗应;救荒;禁约;禁生儒请托;禁童生喧闹。另有“训士录”一篇、“书劄”一篇。江西道监察御史凌瑄前序,歙县知县彭好古后跋。

许承尧题云:“是书乃孤本,虽多缺脱,而所为条教,犹可考见彼时风习,弥可贵也。余从杭州抱经堂书肆重直得之。”该书是万历十四年四月至万历十六年,徽州府两年间主要政务文件汇编。虽然不是原件,但其史料价值和“誊契簿”之类相同。文件内容反映了徽州府政务的各个方面,涉及面宽,时间相对集中,可见万历年间徽州社会生活的一个剖面。尤其是“牌票”和“告示”部分,是古之贤针对当时徽州社会的一些弊病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此书为明万历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告示二篇

1. 行六县禁革重枷:

为禁革重枷以全民命事。照得律称枷号俱有明例,方许用枷,及临时遇有特旨用重枷者,不在律例之内。至江陵当事,痛恶奸伪,始行立枷重三百斤,十无一存者。今奉部文奏免。仍申飭有司宽刑狱,恤民命,无非厘革酷

虐之习,以养和平之福也。合应推广,以宣德意。今该本府入仕以来,窃见在外有司不谙事例,动辄用枷。或三两人共一连枷,或将妇人与男子同枷,或用重大湿木至一百二十斤以上之枷,俱先打后枷;既展转不便,痛楚不胜,未有不死者。既死不与相埋,仍荷枷不解者有之。以此□决不待时者,其刑尤惨矣。

又妇人犯罪应该拷讯,止用拶指,其决断应照律,犯奸者方可去衣。凡孕妇仍限产后施刑。俱已通行外,本府于乡党中习见有将孕妇用夹棍,又加火烙立死者,殊干和气。今徽俗构讼,动告妇人,一经提解,遂被无端羞辱。况律有“坐夫男”之句,何必株连,致干风化。拟合通行禁约。

为此仰县官吏即遵照牌内事理,制造木枷三号:第一号重八十斤,横直二尺五寸,俟极恶罪人方可施用。第二号六十斤,横直二尺二寸。第三号四十斤,横直二尺。各用干杂木为之。其有湿木重枷并连枷俱禁革不用,妇人犯罪止用拶指拷讯,不许擅用夹棍及一概勾提,致伤风化。

嗟乎!奉宣德意,本有司之职,爱惜民命,乃父母之心。苟一念宽厚,全活必多。本府亦藉此考见其循良矣。仍转行佐贰首领,一体遵照施行。

2. 行六县永定征收便民厘弊

为永定征收之法以便民厘弊事。照得六县征粮立法不一,难以稽查,非所以定章程而示画一也。今集群议、访輿情逐款开列于后,仰县官吏查照遵行。务要上下称便,彼此画一,永为定规,以便查盘。先具不违,依准呈府查考。

计开

一、加添粮长以均劳逸 粮长十年一轮,除革空役外,若止用一正二朋,则空闲者甚多,人情不平。今议各里收各里,就于本里中不分里长甲首,止拣丁粮向上者管收本里十甲之粮。又于内拣选殷实上户方金解户,不分税粮、条编,俱用粮长酌量难易金解,余剩之人帮贴。庶人众则征收不累,本里则银数不多,勿得违错。

一、公金点以服人心 徽民之富不系田粮,有富逾钜万而田粮反少。又有奸猾之民,田粮本多而花分子户,其粮长皆不及金也。又有势豪大户,假以无干生员冒认丁粮,干嘱缠绕,而软熟有司,曲徇人情。以致上户未必金,金者未必上户,人心不服,实由于此。以后掌印官务要严拒请托,查并花分;

如果殷实,田粮虽少,亦要金点。庶粮长悦服,而本官之风采可概见矣。勉之。

一、预发由票以杜科敛 乡村小民不知官则,被里长揽收多科。又粮长通同书手违则多派,希图分侵。今后务要总撒相合,毋许毫忽增减,每户预给一张,须要简明;仍将派过官则印刷一张,并派粮吏书结状报府案候稽查。

一、议革吏农以从民便 访得吏农收银加索秤头,比之粮长害人尤甚。且派征承行,其职在吏,又委收银,恐生弊端。内吏农前程不过二十两十五两而止。今委收解,及至遗累,以后禁革,如再营求收解者,坐赃究罪不恕。

一、禁革加耗以平秤兑 访得粮长私用大等,正数外勒索加耗,每两少则三四分,多至六七分,假报羨余,以图肥己。其实先侵入己,方才入柜,是民受其害,官被其污,而利实归于粮长也。掌印官止因避嫌,任其私家秤收,通不查考,愈纵其贪,民何赖焉?今后须要当堂秤收,公同纳户入柜,粮长止于守柜上簿,拆封之日,如验有短少,仍将纳户问罪倍追。纵有羨余,听凭正官明白作正支销,或就中津贴解户,俱无不可,何避嫌之有。

一、禁革使用以苏困累 钱粮为身家之累,人人畏避,加以衙门使用,愈加困惫,故有当一介粮长而遂败其家者,良可悯也。访得管粮官有比较贽见礼,吏书有常例见面钱,关领勘合,转文倒解本府,吏书又馈送扇烛,求索常例,及解官房水马匹俱派于粮长,种种夙弊不可缕悉。今后掌印官须要严革夙弊,申府掣究,毋事姑恤,则粮长自乐于应役矣。

一、实征并比较共一簿 实征前件下听纳户亲自注簿,比较限下听粮长亲自打墩,此簿收完,缴户房案候查盘。

一、半印票即流水簿 粮长逐日填给,每五十张一钉,用尽请印,此簿给粮长存照。

《紫阳崇文会录》十二卷

清徐旭龄等序

书前有许承尧题识:“此明末清初吾徽在浙省诸人会文题名录,所谓商籍也。中如吴雯清、徐旭龄、吴山涛、赵吉士俱颇知名。喜是孤本。足备参考吾族有一支迁浙;录中亦见数人可补宗乘之缺。甲戌首夏得之。许承尧记。”

该书是明末清初旅居杭州的徽商子弟就读紫阳崇文书院的文会题名录。徐旭龄,字玄文,休宁人,为崇文会“乙未(1655)会魁”,于康熙九年(1670)任两淮巡盐御

史,曾上疏极言“两淮积弊”。康熙二十四年(1685),徐旭龄以“总督淮扬等处地方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衔为《紫阳崇文会录》作序。徐序之后是程光祿所作《崇文舫课序》,又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新安汪元功作《崇文会录序》。

《紫阳崇文会录》分为十二卷,首卷载《书院通考》、《运学附郡黉宫碑记》、《重修紫阳崇文书院碑记》、《西湖舫课征文启》、《重定崇文会规》、《会试中式姓氏》、《乡试中式姓氏》、《廷试中式姓氏》、《武榜乡会中式姓氏》。卷一至卷十是文会学友氏籍题名录。后卷载录《叶公德政碑记》、《孤山叶祠德政碑记》、《公举叶公人名宦祠呈》、《三学生员结状》、《杭州府谕帖祭文》、《谷宗师祭文》、《金宗师祭文》、《盐法道宪示》、《抄白铃印各祠基地公呈轮管祭祀文册》、《抄刻铃印清祠宪册》、《抄刻印册详文宪牌》、《抄刻印册宪牌存案租约》。

首卷《书院通考·嵯规湖志》记载两浙巡盐御史叶永盛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请于朝廷,设定商籍,为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开辟了通道。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继任者创建崇文书院以供商籍生员读书会文。《运学附郡黉宫碑记》则记载了崇祯九年(1636)浙江巡抚把商籍学生附入杭州府学就读的事:“今进额与三学等。府学二十名,仁、钱各十五名,分附府、仁、钱三学。”商人要给杭州府学提供一些赞助。

《重修紫阳崇文书院碑记》为康熙九年重修书院时,由浙江学政金镜撰文。文中论述了新安理学和朱熹的渊源关系:“考亭系自新安,父仕闽,住闽中,故世传考亭为‘闽学’。”“新安诸生又于考亭为桑梓,世世守其学而不坠也。则其渊源本末有自承矣。”金镜还追述了书院始末:“叶公以台臣巡嵯于浙,而浙商多籍新安,故叶公抗疏使新安诸博士弟子自为商籍,以隶于浙。遂世世祀文公配以叶公。聚书院为讲读胜地。”

徽商能在杭州风景最著的西子湖畔、孤山之麓建立书院,说明旅居杭州的徽商人数多、财力大。还与徽、杭两地水上交通便捷有关。诚如汪元功《崇文会录序》云:“新安、武林一水相原委者,壤封错绣,风俗便安。或托业嵯政,与姻娅于兹邦,其子弟所籍,虽曰旅途,犹之乎土著也。”

《重定崇文会规》是康熙年间重定的文会制度,共有七条:定司会之约、复文会之约、复紫阳公祭、慎匪类之比、入会输资定式、定三诞之约、武学合录之约。其中“复文会之约”描述了崇文书院采用“舫会”、“遥课”的会课方式。“舫会”的创建,是由

于杭州“城中无此广厦为文会所”，所以“不得不更为舫会”。舫会的情况：“每岁于春秋之中，择良日，毕罗湖之大小舟，大者五六，小者视大者倍以十，每三人共一小舟。是日黎明，麇造紫阳祠释奠焉。奠毕受题，各就小舟荡漾而去，随意所至。午后，巨舫齐泊湖心亭，诸友文完者，先赴亭前聚饮。金三鸣而文不完者，罚资五星，草完者减半。”“遥课”是让散处外地的生员作文，集中送书院评定的一种授课形式。书院从舫会和遥课所得文章中，评选优秀者，“三岁所得佳文梓之”。《崇文会规·慎匪类之比》明确规定了就读学生必须是徽州人：“前辈社规，慎绝匪类，故籍名社中者，非我伯仲，即我姻娅……今与诸友约：每岁科新进诸友，非详明世系，书地书年，得至亲师友介绍，不得侧名社谱。”

后卷主要附录了商人和商籍生员为叶永盛树立的德政碑。碑文内容除称颂叶永盛设定商籍外，还记载了其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抵制宦官高时夏在两浙额外搜括盐税十五万两，不顾自身安危，向神宗皇帝连上五疏，终以二万六千两解京，从而维护了两浙盐商利益的事。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九边商人孙瓌等所立《孤山叶祠德政碑记》略云：“叶公按临之日，一接邸报，投匕而起……百户高时夏奏谓：余盐堆积，岁可得十五万。夫以两浙沙户等税盐引纸价，大约不过九万，边商坐守四年尚未领价。是见在课银尚苦不给，复可得余盐银一二十万乎？九边商人有挟资掉臂而去耳……公为殚心曲算，裁省衙门役费，加派新垦地亩，及余费那(挪)借，共可一万六千金。疏上，如议。外加一万，着原奏官回卫。”

徽商子弟在两浙登仕者，大都出自崇文书院。徐旭龄在《紫阳崇文会录》中说：“吾乡之子弟，岁科获隽于有司者，皆隶籍院中……今观谱中所载，文人之盛，诚甲于一时。”首卷载《会试中式姓氏》计26人，《乡试中式姓氏》66人，《廷试中式姓氏》116人，《武榜乡会中式姓氏》50人，举人以上合计258人。康熙皇帝南巡到杭州为崇文书院御题“正学阐教”四字，此后书院的规模扩大，非商籍子弟亦可就读。光绪《武林掌故丛书·浙嵯纪事》载：“书院至今三百年，而课于书院者且日盛也，且不独商家子弟也。”

两浙崇文书院为徽商子弟进入仕途架起了桥梁。徽州教育有着良好的传统，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是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徽州本土教育发达的情况。两浙崇文书院虽然也以应试教育为目的，但已经是在商业文化背景上的教育。从政治上看，明中叶以后，随着商业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加强，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朝廷批准设立“商籍”就是明证。商人的政治倾向也很明显，他们寻求并拥戴自己的政治

代言人(如两浙巡盐御史叶永盛),反对矿监税使,和宦官魏忠贤党羽作坚决的斗争。商业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囿于徽州本土一隅之地。商籍生员从徽州“原籍”各个村落走来,聚集到大城市中读书会课。崇文书院学生所强调的“乡谊”已经扩大到徽州六县的地理范围内。

从崇文书院教育结果看,从明万历到清康熙的百余年间,会文题名录有 1600 余名,举人以上 258 人。书院学生更多的或经商,或从事艺术、学术活动。如清代著名学者姚际恒,原籍休宁县荪田村,只是书院的一名普通生员,但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再如吴山涛、赵吉士均以举人身份从政,又在艺术、学术方面成绩斐然。总之,《紫阳崇文会录》的资料反映了徽商文化教育的特点,对于研究徽商移民及其商业文化具有典型意义。

一至十卷“氏籍”所载商籍生员为 1654 名,来自徽州六县,以休宁、歙县为主。学籍主要在杭州府学、钱塘县学、仁和县学,也有少数学生的学籍散处全国各地。如:康熙庚午科,金九佐,西安县学,戊戌年分岁贡生,休宁人;胡文学,鄞县学,歙县人。“氏籍”中详细记录了每名学生的姓名、生年、学籍、学科、籍贯及父兄辈的相关资料。现将较知名者略举数例如下:

胡维堦,字凤源。辛巳年九月初一日生。钱塘县学,治易经,原籍绩溪大坑口。曾祖宗宪,谥襄懋,官少保,世祀武林报功祠。兄维封、弟堦庆,举人。父焯,世袭锦衣。(卷一)

吴宪,字叔度。甲戌年生,杭州府学,治书经。原籍歙西溪南。父云凤。母谢氏、刘氏。娶王氏。子瑗、琦、璠、琳、琬、珊、瓚、瑄。孙鑛,进士。(卷一)

按:吴宪是首先上书叶永盛在两浙设立商籍者之一。天启年间吴宪为反对魏忠贤党羽企图霸占书院房产,“令长子瑗招同学诸生数百人会祠下,毁忠贤像投溷中,尽拆其祠”(民国《歙县志》卷十)。吴宪子孙多人在书院就读,其孙吴矿中顺治戊戌(1658)科进士。

汪渐鸿,字石公。壬辰年十二月三十日生,杭州府学,治书经。原籍休宁县上溪口。父钊,州判,封主事。兄泗论,太仆少卿、文溪,举人、康谣,兵备副使、淑训,生员、汤诰,生员。母苏氏、工氏俱受封。弟渐磐,工部主事、洵訏,生员。子咸新,钱塘学、咸登,辛酉年入太学。(卷一)

汪渐磐,字石臣。乙未八月十六日生,杭州府学,治书经……子咸朴、咸栻、咸薪。戊午乡试第三名,己未会试第七名。(卷一)

吴山涛,字岱观。辛亥年(1611)八月十五日生,原进山东东昌府学,丁丑复进杭州府学,治诗经。原籍歙南杨村。祖问礼,增广太学。叔之恺,磁州别驾。弟雷焕,钱塘学、山青,庠生、山晓,钱塘学、山斗。父之龙,京卫经历。母程氏,中书康功公女。娶王氏,子望鲁。己卯科乡试中试第八十五名。(卷三)

徐旭龄,字玄文。丙子年七月十五日生,钱塘县学,治易经。原籍休宁北门石羊关。曾祖济,廩生。父一鸿,拔贡。弟旭旦、旭升。祖廷相,城都教授。母昌氏。娶张氏。子。辛卯科乡试三十九名,乙未科会试七名。(卷四)

吴雯清,字鱼山。戊午年七月二十五日生,杭州府学,治诗经。原籍歙西岩镇。(辛丑更名雯清)曾祖文渊。父之德。伯之瑗(太学)、自献(歙痒)、之斗(钱塘学)、自强(太学)。祖世科。母余氏。兄玄紱、如蕃。弟玄哲、明衡(钱塘学)。辛卯科乡试四十六名,壬辰科会试五十七名。娶陈氏。子髦士(仁和痒)、秋士(徽府庠)弘士(杭府庠)。(卷四)

胡文学,字□言。辛酉年七月初四日生,鄞县学,治易经,原籍歙东项里。曾祖显(廩生)。父世卿。弟文誉、文玮(钱塘庠生)、宗璋、宗璜、宗琦。祖楼(太学)。母沈氏、贾氏。娶丘氏。子守谟。辛卯科乡试二十二名,壬辰科会试一百五十一名。(卷四)

赵吉士,字天羽。甲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杭州府学,治易经。原籍休宁万安街。曾祖廷实,光禄署臣。父时腴,庠生。兄端,庠生。弟靖、立宜、竑。祖完壁,太学。母□氏。娶汪氏。子道俊、道伸。辛卯科乡试四十一名。(卷四)

赵景徽,字文通。戊申年十月十六日生,杭州府学,治易经,原籍休宁县旧市。例监。曾祖完壁,太学,列县志儒林。父靖士,甲辰进士,见任杭州前卫掌印守备。伯端,癸卯贡元,见任北直抚宁县知县。(伯)吉士,辛卯举人,见任户部四川司主事。祖时腴,庠监,郡县大宾,诰封奉直大夫。娶范氏。(卷七)

姚际恒,字立方。丁亥年七月初二日生,仁和县学,治易经,原籍休宁县荪田村。曾祖柱(太学生)。父黄(钱塘庠)。祖应达(休邑庠)。母吴氏、生母朱氏。娶程氏。(卷五)

书为清康熙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书院通考·嵯规湖志》:

嘉靖四十年商人蒋恩等呈以商人子弟读书有志上进,比照河东运学事例收考作养,具呈巡盐鄯批提学道议允行,运司考取,送道考选入学。历蒙

前院□、张、马举行。

万历二十八年院叶备行提学道洪牌行苏运使,考选送道取汪士会等入学。节该学道李、饶、陈遵行收考,遂为定例。

三十五年前院左、方并建崇文正学书院,置买学田取租以充廩饩,亲临讲学,督同杭州府学丁训导定期朔望会文,令官备试卷考校,每试后运司掌印官亲为阅卷批评。

又蒙本院禁约:查得学政于州县正考之外,另试盐商子弟,盖念伊父兄挟资远来,为国输将,所以隆优恤之典,广进取之阶。近有等素不业盐,一遇考试,冒认商籍,贿衿暗结,妄冀非分幸取。是朝廷优恤之盛典,反滋冒滥之窦门。嗣后考试商童务查真正掣销商人子弟方准报名入册,纲纪商人查确具结后始许廩生互保进考。如有冒籍贿结,扶同察出,童生枷号痛惩外,保结廩生移会学道褫斥,仍宜严究父兄以杜冒认滋弊。

《徽商公所征信录》不分卷

徽州旅浙木业公所编。

婺源木商江有孚宣统元年(1909)所作《徽商公所征信录序》称:浙江徽商木业公所创自乾隆年间,其地在钱塘江边,“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这些江干沙地成为木商经营的重要场地。从乾隆年间起,就有浙江本地人“起而争者。以此构讼,自省而部,得全此业”。咸同兵乱,“公所被焚,木业蹉跎有一败不可再兴之势,而今则栋宇重辉也”。《征信录》把木商“紧要底据及每年收支,逐笔刊明,条分缕析,俾后继者率由旧章,永维公益”。

《征信录》前刊有徽商公所“凡例”二十二条,形成董事制度:“董事三年一换,以防日久生变。三年期满,董事先行邀集众商交明帐据,洁身而退。如人品端方,帐目清晰,众商力求续者,听;公所收支归董事总理,每年五月下旬于木商中请善书善算者数人查明,然后誊清刊行《征信录》;各董事薪水每年无得透支,各宜自重;无谓酬应,各董事毋得开支公所;董事轿金非进衙赴会为公所正事,毋得开支(木帮有事托排解,当遣舆相请);木帮遇有纷争等事,董事秉公排解,毋得怀私袒护;董事每年于五月下旬先将各帐交明公所,以便誊清。”徽商公所的董事中不少人捐有官衔。歙县正堂光绪二十八年发布的《徽河取树告示》云:据徽属木商公所董事五品衔,浙江补用知县余家鼎、江苏候补通判许钺、江苏候补知县江仁组、浙江知县江家瑞、补用知县戴

茂椿等禀称。可见晚清徽州木商和官府关系紧密。

《征信录》所录文件分三类:乾隆四十九年和浙人争地“构讼”的法律文书、浙江厘捐总局关于“威坪改捐东关免验告示”、歙县休宁二县关于木商之木料被大水冲走,沿河居民“不准将木裁截藏匿”的告示;木业公所“基地房产底据”;各木行代收“山客”“沙粮、木捕”的账目。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商民互争“钱江涨地”案中,钱塘县根据浙江布政使兼管南新关部堂盛的批示,于乾隆五十年审理此案,判词称:“勘得自闸口至秋涛宫一带沙地,为木商起运必经之路……今以百余两之地粮,竟误数万金之关税,核计课额,增减悬殊,自应通归木商全行管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加大,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对工商业予以保护。该书对于研究徽商组织结构在晚清的变化颇具价值。

书为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徽州旅汉公立两等小学堂规则》

邵家骧编

邵家骧,休宁人。该书是将徽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汉口创建小学所定规则汇编成册。呈文称:“职等籍隶安徽徽州府,同乡在汉口经商者人数实繁,子弟正待就学正复不少。鄂省学堂多设于省城,虽有外籍附学之额,而立定限制,旅居子弟难以尽入鄂学。爰集众商会议,于上年九月在徽州会馆隙地修建学堂一所。”该学校之所以称“公立”,是因为光绪朝《奏定章程·学务纲要》规定:“凡城镇乡村以公款设立学堂,或以捐输设立者,均名为公立小学。”规则分为十九章,每章下又分若干条,非常详细。学校已经具有新式教育内容,课程分为八科:修身、治经、国文、数学、历史、地理、英文、体操。关于英文课的设置,规则说明:“惟汉口为通商大埠,现今风气日益进化,似宜酌加英文一科。”学堂分为高、初二班,初等班学生年龄八至十二岁,高等班十三至十六岁,学制四年。学堂“经费筹自新安书院旅汉同乡人等之所捐助”。新式教育的出现,预示着徽商传统教育的终结。在呈文中,学堂学董均署同知、花翎四品、候补知县、蓝翎五品等衔。这一方面说明晚清虚衔过滥,同时也表明徽商末流向官吏转化的趋势。

是书为铅印,注明为“汉口普通印刷公司刊”,安徽省博物馆藏。

《浙省安徽会馆录》

金曰修编

署为前休宁县人钱塘金曰修识。浙省安徽会馆始建于同治九年(1870),以徽商和淮系官吏为主。捐款者知县以上有二十六名,知名者如两湖制军李瀚章、盐运使高卿培、杭州知府陈鲁、提督刘省三等。官僚捐款只是象征性的,最多者如李瀚章为二百两。但皖籍官员“有惠浙商,商多新安人。斯馆之成,商资居十之八九”。会馆的主要作用是作为皖籍官商联谊之所。《会馆章程》规定:“每年团拜一次,藉联梓谊而叙乡情。公议定于正月二十六七两日春祭,即为官商团拜之期。”章程之后是会馆收支账目,捐款者依次为:盐商、上海茶商、留余堂、香雪堂、木商、杂货商。共计收本洋一万七千六百三十五元、英洋四万三千六百二十六元。

录中有十五号房地产买卖合同,这些契约反映了晚清杭州房地产买卖多次“找贴”的习惯。如第一号卖屋契产价纹银五千两,契载:“今将祖遗坐落钱邑芝松一图,地名柴垛桥房屋一所,计地八亩一分零……遵奉宪例,一契杜绝,永不回赎,永不找贴。欲后有凭,立此杜绝卖契永远存照。”立契日期为同治十年九月。居间中人达二十一人。但当年十月又“立贴绝契”称:“得过正价银不足,复挽原中说合,又议得贴绝司库平纹银四千五百两正。”到同治十年十二月,前二契墨迹未干,又“立截贴契”称:“得过正价银不足,又得过贴绝价不敷,今复挽原中说合,又议得截贴司库平纹银四千五百两整。”此项交易首契即称“绝卖”,而连续“找贴”两次,每次贴银几近正银数,买方亦能接受。录中其他小笔买卖合同也有“找贴”之说,表明当时国人的契约意识并不健全。

书为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恩寿堂《三刻增补便用杂字世事通考全书》三卷

书分上、下、外三卷,署“徽郡黄师渭希吕校证,徐三省益吾编辑,黄利中义先重梓。仇村黄以孚刊。”黄利中为歙县仇村人。据道光《虬川黄氏宗谱》:黄利中(1652~1738)“字义先……力田之暇,稍习为书贾,习为镌工,出其所镌童蒙书售于邑。及久,镌益工、售益广,凡经史、古文、诗赋、试艺,无所不镌。”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亦称:“康熙五十七年邑大水,米价腾涌,(黄利中)出所蓄余粟以给族党邻里,一乡咸赖之。”书为康熙刻本,但书中内容反映,成书时间在明万历年间,如在《状元考》中,记载截止到万历辛丑(1601)科。

从书名《三刻增补便用杂字世事通考全书》可见,明代此类杂书多次刊刻。书的内容非常庞杂。每页分成两层,上下层目录分列。其上卷下层目录:天文类、地理类、时令类、人物类、文职公署类、武职公署类、身体类、病症类、人事类、俗语类、婚姻类、丧祭类、讼狱类、土文类、农业类、百工类、商贾类、妇道类、状元考(本堂新增)。上卷上层目录:历代帝王总纪(本堂新增)、上附古今人物(本堂新增)、天下省属衙门(照缙绅增改)。下卷以商品知识为主,下层目录:释道类、木料类、宫室类、船只类、杂货类、珍宝类、银色类、首饰类、衣冠类、丝帛类、颜色类、靴鞋类、五谷类、蔬菜类、果品类、荤食类、素食类、酒名类、屠宰类、农器类、铁器类、军器类、乐器类、玩器类、酒器类、磁器类、瓦器类、石器类、磨器类、木器类、竹器类、漆器类、花类、木类、竹类、草类、药类、禽类、兽类、马类、鳞类、虫类、古字类、疑字类、易声类、字式类、诸译国名、江湖风暴(新增)、治骨鲠神符(本堂新增)。下卷上层:千家诗酒令(本堂新增)、书柬活套、京省水陆路程(本堂新编,与原刻不同)、末附镇怪灵符。外卷下层:算法类(附斤求两两求斤法)、末附一掌金图诀、课占类、药方类(本堂新增秘方)、文约类。外卷上层:上载天下土产、剋择类(本堂新增)、历代仙术类、先贤名士类、后附二十四孝、明初功臣(以上俱系本堂新增)。

这是明代民间百科知识性普及读物,读者为市民阶层,在徽州以商人为主。在“恩寿堂”新增的内容中,如外卷所载“天下土产”,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主要特产;下卷的“京省水陆路程”,以徽州为起点,详细纪录了通往北京、杭州、南京、常山县、池州、苏州、扬州等地的商路。介绍苏、杭等地经商环境说:“杭州至镇江,路七站,水皆平,古称‘平江’,有自来矣。船户和柔,官塘河岸拽纤可穿鞋袜;人烟稠密,是处可泊。惟濠溪山路,由塘栖至平望,人家少而水荡多,荒年勿往,早晚勿行。且小桥多而纤路少,纵遇顺风,篷桅展舒费力。平望八尺五龙桥、虎丘山脚数处,凶年多盗,宜防。江南苏、松、常、镇等府皆系门摊(税),客货不税,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

在各类器物介绍中,主要也是商品知识。如“银色类”云:“元宝、松纹、细丝、水丝、画丝、铅丝、块头、、七程、八程、九程(凡银之程色,七程以上者可通行用,六程以下者,皆坏心术,不宜用)。九一、九二、九三,至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九十、一十,谓之‘真纹’。”此外还有反蓄、鼎银、低银、三倾锭等三十四种名称。

书中还有一些文化史知识。如“玩器类”“梨园”条云:“唐明皇酷爱曲法,选部下妓女子弟三百余人,亲教于梨园中,号曰‘梨园子弟’,有生、旦、净、丑、净、末、贴、小生、老旦、外八样脚色:生者,言此戏文由此人生起也;旦者,晓色未分之时以男妆为

女,暗昧难分也;外者,言此乃外之人演其事也;末者,对始而言,先出开场总名为始,言之末者,反言也;净者,对闹而言,出场发挥取笑本闹,而谓之净亦反言也;丑者,言其陋也,当作醜字。其余脚色以人少不能敷演,又副以全字。”

书为清初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文约类:

1. 合约:

立合约人某某等。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以两人商议合本求财。当凭中见某,各出本银若干作本,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获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许扯动此银并混乱帐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一团和气,苦乐均受。慎勿执构争忿,不得积私肥己,如犯此议者,神人共殄。今恐无凭,立合约一样二纸,为后照用。

2. 掇客本约

立掇约人某都某人,今欠银用,自愿凭中掇到某都某人名下纹银若干归家使用,其银议作某货若干,其货约至某时交完,不致违误,凭以为照。

3. 雇工人文约

立雇约人某都某人,今因生意无活,情自托中雇到某都某名下,替身农工一年,议定工银若干。言约朝夕勤谨,照管田园,不敢懒惰,主家杂色器皿,不敢疏失。其银按季支取,不致欠少,如有荒失,照数叩算。风水不虞,此系天命。存照。

4. 呈甲首:

某县某都某图里长某名,呈为粮累事。管下甲首某人拖欠某年钱粮若干,每遇比较,贻某受责,揭债赔纳。前去催攒不理,反持强辱骂。国法安在!情实不甘。如情呈,乞严拘追纳,免遭累比,须至呈者。

《新增万宝世事通考全书》三卷

扉页题“徽郡徐三省编辑,王旭林增补,文光楼梓行。乾隆戊戌年镌”。并加盖有“屯溪复新斋发兑”印。

乾隆四十一年文林堂重梓序略云:“吾尝观《世事通考》一编,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星卜医药,无所不备,携之篋笥,亦足为游艺者之资焉。顾其中犹有缺略者,则缙绅之品秩未全,而冠带之朝仪未载也……今已得友人为增补之,而品秩与朝

仪厘然大备。仕宦商贾皆有所稽焉。吾见是书之雅俗交赏,而鸡林之争购者,将不径自驰也已。”可见《世事通考》乾隆版本的重要特点是“仕宦商贾皆有所稽”,反映了仕商合流的时代特征。

上卷“商贾类”名词中有许多至今仍然是常用词语:

经纪、牙人、贩子、铺家、歇家、东家、囊家、主顾、朋友、伙计、旅邸、下处、行肆、营运、谋为、交易、揣摸、摆布、机关、停塌、周遍、经过、贩放、借贷、典赁、棗余、兑换、拆折、评价、估值、挪移、计较、吹嘘、包揽、交卸、会筹、取账、升斗、天平、戥秤、苏码、广砧、行李、铺盖、盘缠、长短、阔狭、软硬、资本、小伙、钱钞、利息、常利、脱空、造空、侥幸、攒钱、折本、穀本、欠缺、罄空、错过、奸诈、刻剥、搀假、奔波、兜答、划算、兑银、发货、荣归、囤米、站豆、制盐、金油、买花、卖布、做生意、讨便宜、打抽丰、斗分子、探行情、求活计、尽这些、贯、鬻、售、赎、沽、券、会票。

书为清乾隆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文约类:

1. 禁田禾:

夫国以农为本,本固则邦宁;民以食为先,食足则信孚,此农事之至重,王政之首务也。窃照本乡居民稠密,别无经营,惟资耕种,以充岁计。是既勤东作,庶有望于西成。今当禾苗盛长之时,不许纵放牛马践伤、鹅鸭踏食,各家务要固守关闸。爰自某月某日会众议约:以后倘有无藉者不依禁约,照例惩罚。如有抗拒不遵,定行呈究,众力攻之,以一科十。若纵放不悛,依法行拟,示众通知,必敬必戒。故约。

2. 坟山禁约:

某境某人等,各有祖坟坐落某处,栽培松柏遮荫风水,俱已成材,屡被无藉之徒盗砍侵害无伸。除已往外,今合众签约:自今伊始,再有仍前砍害者,轻则会众以约行罚,重则殓呈送官惩治。或有捉获卖放,被人看出与盗砍同。所有条约详列于后。

3. 买男契书:

某都某人,今亲生男立名某,年登几岁,为因家贫,日食无措,或因欠少官粮。情愿托中引到某宅,得酬劳银若干,立契之日,一并交足,本男即听银主抚养成人,与伊婚娶,中(终)身使用。朝夕务要勤谨,不敢躲闪懒惰,如有此色,出自某支当,跟寻送还。倘有不虞,系自己命。本男的系亲生,并无

重叠来历不明等事。今欲有凭，立文契并本男守(手)印为照。

《康熙十六年北新关商税则例》不分卷

清屯溪戴梓行。

书为袖珍式：长12.2厘米，宽8.4厘米，共59页。书前有“户部为请定税则以昭新政事”通知，略云：“各关税课已经酌议减数，立有定额，该关宜照银数抽收，不必仍用钞贯名色……本官即便遵照银数抽收，出示晓谕。其应抽银数则例造册报部查考。”这部“商税则例”是康熙十六年户部整顿各关税课后颁行的各类商品收税定额。

商税则例分为十八类：缎罗绫纱布匹类50种；丝绵花麻类20种；毡货毛毯类15种；巾帽靴鞋类16种；草席棕蓆类8种；香椒白腊干果类28种；油糖笋粉类15种；青果姜笋类14种；颜料胶漆类32种；铜铁铅锡类20种；白花瓷器类17种；土钵砖瓦缸类12种；纸箔锡箔类53种；猪羊腌肉类19种；杂色皮张类28种；杂色药材类116种；什物家伙类60种；杂货等类91种。此外还有“后定北例货物类”179种；“河泊应纳税货物类”30种。

最后为“船料则例”44种——不同类型的船又分为几种规格。如太湖船、宜兴船、马口船、划子船、匾子船、推船为一类，其中分五尺、六尺、七尺、八尺、九尺、一丈、丈一尺、丈二尺八种。针对商品运输工具收税——种类繁多的航船映照出江南水上运输网络的繁忙景象。

北新关在杭州，是户部征收杂货税的税关。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南端，北上经苏松、江淮、山东、抵津京，南下由钱塘江连接闽广，成为中国南北商品交易中心和转运枢纽。徽商由新安江达杭州，将货物转运全国，“商税则例”可随身携带。从商品品种来看，以药材、纺织品、手工业产品(什物家伙)类最多，但其中也有“铜铁铅锡”等金属材料。商品名目繁多，分类较细，如扇子就有九个品种。透过这些商品，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广泛的社会生活。《康熙十六年北新关商税则例》所列614种商品目录，具体反映了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繁荣的情况，对研究清代商业经济史具有参考价值。

书为康熙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是为商人便携式实用书，未见著录。

[附]商税目录三类：

1. 缎罗绫纱布匹类：

上段每疋	该银五分五厘二毫	土布每疋	该银
------	----------	------	----

下段每疋	该银二分五厘六毫	小紫花布每疋	该银一分二厘
中段每疋	该银三分四厘二毫	色绸每疋	该银二分五厘六毫
上罗每疋	该银四分二厘六毫八丝	斜纹布每疋	该银六厘八毫
中罗每疋	该银三分四厘一毫六丝	上葛布每疋	该银六厘八毫
下罗每疋	该银二分一厘六毫	中葛布每疋	该银四厘八毫
上绫每疋	该银二分九厘八毫八丝	下葛布每疋	该银三厘二毫
中绫每疋	该银二分一厘六毫	散□铁力布每疋	该银八厘二毫八丝
下绫每疋	该银一分二厘八毫	腰机铁力布每疋	该银四厘一毫六丝
上纱每疋	该银一分七厘八毫	二梭布每疋	该银六厘八毫
中纱每疋	该银一分四厘	三梭布每疋	该银八厘五毫六丝
下纱每疋	该银八厘五毫六丝	中串布每疋	该银四厘
上绢每疋	该银一分八毫	小串布每疋	该银二厘一毫六丝
中绢每疋	该银六厘八毫	大苎布每疋	该银六厘八毫
下绢每疋	该银二厘一毫六丝	小苎布每疋	该银二厘五毫六丝
云布每疋	该银二分五厘六毫	生苎布每疋	该银二厘四毫八丝
画绢每付	该银四厘	蚊帐布每疋	该银二厘一毫六丝
孝生绢每疋	该银一厘二毫	细麻布每疋	该银二厘一毫六丝
花丝布每疋	该银一分七厘八丝	黄草布每疋	该银一厘六毫
素丝布每疋	该银一分四厘	马市布每疋	该银一厘八丝
次布每疋	该银三厘八丝	锦被每床	该银二分五厘六毫
草锦被每床	该银一分二厘八毫	旧花包每个	该银二厘一毫六丝
二副布褥每床	该银八厘	布手巾每百条	该银四分
三副布褥每床	该银一分二厘	皂包头每百个	该银四分
布被花每床	该银二厘一毫六丝	青福生布每疋	该银四分

2. 铜铁铅锡类:

熟铜青铜每百斤	该银四钱	荒条铁每百斤	该银二分
生铜废铜每百斤	该银一钱六分	钢铁每百斤	该银四分

红铜黄铜每百斤	该银一钱六分	熟铁器每百斤	该银四分
响铜每百斤	该银三钱二分	生铁器每百斤	该银二分
熟铜器每百斤	该银六钱	生铁废铁每百斤	该银一分
生铜器每百斤	该银一钱八分六厘八毫	铜丝每百斤	该银六钱八分
锡(铁线砂条)	每百斤该银八分	铜锁铜叶每百个	该银六钱
黑铅倭铅铁钉	每百斤该银三分二厘	大铁锁每百把	该银二分六厘八毫
针条屑每百斤	该银四分	五寸铁锁每百把	该银二分
铁锅碓每十只	该银二分	三寸铁锁每百把	该银一分二厘

3. 什物家伙类:

漆拜匣每百个	该银一钱六分	漆竹箸每担	该银四分
竹丝食箩每百个	该银八分	乌木箸每百把	该银四分
皮帽匣拜匣每个	该银四厘	杂木箸每百把	该银四分
小皮匾大浴盆每个	该银八厘	天平每付	该银一厘
紫檀文具每个	该银四厘	篾凉枕纸面鬼	每百个该银四分
藤茶盘挺带每个	该银二厘	藤枕席每百条	该银八分
清珠簪料每百斤	该银四分	布枕皮枕每百个	该银八分
木砚匣稍连每个	该银二厘	梳匣算盘每百个	该银四分
小皮箱梳匣每个	该银二厘	护膝每百付	该银二分
漆打扇风领每个	该银二厘	交椅每十张	该银二分
竹箱暖桶每个	该银四厘	竹椅每十张	该银一分二厘
座桶提桶每副	该银四厘	漆桌每十张	该银四分
马桶漆梳具每个	该银四厘	漆凳每十张	该银二分
雕漆花梨杯盘每百个	该银四分	漆皮箱每个	该银一分二厘
小泥合车心木每百个	该银四分	漆盒每个	该银四厘
角套茄瓢每百个	该银四分	木杓木鱼每百个	该银四分
篾篮米筛每百个	该银四分	漆边罗扇每百把	该银四分三厘六毫
播箕焙笼每百个	该银四分	杂色漆边扇每百把	该银四分

小腰篮蒲墩每百个	该银四分	蜀府扇每百把	该银八厘
小柳箱每个	该银二厘	油纸扇每百把	该银四厘
箬笠蚕匾每百个	该银四分	白纸扇每百把	该银八厘
篾笠每百个	该银八分	小篾扇每百把	该银四分
木屐每百双	该银二分	小纱扇每百把	该银四分
扁担每百根	该银四分	葵扇每百把	该银八厘
木棍每百根	该银二分	大打扇每百把	该银二钱
杓蒲盂头每百个	该银四分	大官轿每十乘	该银二钱
木屐坯每百双	该银四分	中伞每百把	该银一钱二分
木梳掠每百个	该银一分二厘	小伞每百把	该银八分
木梳坯油竹箸每担	该银二分	灯笼匙牌每百个	该银分
抿子刷牙每千个	该银一分二厘	茶囊茶架每百个	该银六分

《歙西竹枝词》不分卷

佚名

前有许承尧题识：“此竹枝词未知谁作，当时颇传诵。吾幼时亦闻一二首，今老矣，乃得观其全。喜其全用俚语，叙述如画，足资考证处甚多。且是旧写本，中玄冥字已作元，当出乾隆时人手。”

该书共收词 60 首。许承尧称出自“乾隆时人手”，并评价较高。作者对歙县西乡风土人情了解深透，无疑是歙县人。其自称受到《徽城竹枝词》的影响，才补作《歙西竹枝词》。歙县西乡位于新安江盆地的地理核心地带，著名的村落有棠樾、唐模、呈坎、郑村、潜口、潭渡、仇村等，这些地方的风俗民情最具徽派特色，至今仍是古徽州文化遗存最多之处。

词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婚嫁习俗种种；文艺活动：文会、迎神会、乡傩、唱戏、划龙舟；民众心态：求佛、信巫、求子求财等；手工业产品：曹家墨、路口针、仇村刮鬃、洪坑索面、爆竹汪；唐模的水口园林、潜口的梵宇等景观。所谓“足资考证处甚多”，实为一幅乾隆盛世时徽州风俗图，对于了解徽州民俗具有参考价值。

书为清乾隆抄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原作：

曾见徽城谱《竹枝》，毫端写出画中诗。歙西风景还堪补，也效巴人缀数语。/西乡乡落不寻常，水秀山青气脉长。天设古关关水口，岭头一望好铺阳。/六六黄山翠接天，天都独冠众峰巅。汤池流出硃砂液，迢递来龙势蜿蜒。/灵金山脚抱仙姑，界断元冥自一隅。天马黄罗相对峙，云峰挂出卧游图。/黄海源流一水长，临溪端可赋沧浪。鲍南竭引资灌溉，重濬功归郡牧良。/烟村无处不风光，憩息亭阁共短长。栋宇高标茆屋少，繁华仿佛小维扬。/聚族而居重社祠，遥遥华胄亦同支。衣冠乡党联文会，月旦评文不受私。/馆肆重重代整筵，八珍肴饌面三仙。宾朋宴会逢场乐，只少河头载酒船。/人家十户九为商，积累盈余返故乡。捐过功名娶过小，要开风气造华堂。/谋生远客不忘家，女掌男权费用骄。寅借卯粮拖店帐，人情门面做虚花。/时派逢迎近不同，某爷某相某台翁。无分亲族年尊幼，满口称呼礼鞠躬。/钱多无物足珍奇，不惜千金购鼎彝。汉玉哥瓷投所好，逢人夸说得便宜。/在世还忧去世贫，预焚寄库纸金银。楼台器皿般般巧，费尽工夫肥匠人。/迎柩还乡事可夸，素车白马美豪华。沿途设祭多亲旧，同姓人人戴孝麻。/崇尚堪舆说葬经，咸将骸骨厝中停。讲沙究水图堂局，多少杪枋风雨淋。/扳结高亲大往来，阖门轿马绮筵开。庆生吊死无虚日，造化家人好发财。/遍地乡雉春夏天，让伊僧道掌威权。身穿甲冑称元帅，亵渎神祇罪万千。/出水登坛号打标，一声得令纛旗飘。霸王边爆连环放，不惜硫磺与焰硝。/伤寒病热谚曰王，卜筮禳灾费药汤。偏信巫咸凭祷祝，不知到底属荒唐。/妄言生死活阎罗，邪教诬民看鬼婆。大块银钱谁买命？愚顽遭骗奈如何！/胜会龙舟三月三，梅村路口两头担。人丁摊派供游戏，还说而今渐不堪。/初一龙舟看外婆，河西划到郑村河。度关两岸人如蚁，满载而归哈哈呵。/会期初十是槐塘，四姓迎神共一方。乐奏笙歌分次第，许多旗伞叫行香。/春祈秋报事如何，稠墅由来富者多。百十肥猪同日宰，轮流齐献社公婆。/唐模村乡古会好，神灵游戏乖乖宝。（即鲍王，土音叶宝）人抬降轿两边歪，趁醉沿门把帐讨。/九月茶坑赛太阳，迎神循例各村乡。客来看会无他敬，拉住诸位呷酒浆。/棠樾秋宵乐事賒，纸灯巧扎点荷花。不同岩市偏难出，子夜才烧烛影斜。/香闺无事学新妆，爱买街头假发长。叠叠乌云嫌鬓秃，暗涂黑蜡漆儿光。/翠绕珠围衣绮罗，尺宽大袖向来多。多因要献黄金镯，臂扎高高不肯坠。/每逢唱戏喜颜开，早嘱家人抬女台。要与戏台

相对面,姑姑嫂嫂结成堆。/梵王宫殿遍山陬,帘卷香舆到处游。求子求财求不了,还求心事少闲愁。/欲成亲事易效劳,鲜鱼两尾六包糕。凭媒预送红鞋样,定得终身铁稳牢。/钗环几色或奇珍,递首从容别富贫。男送馒头女送粽,两家平伙散亲朋。/忧嫁之时菲薄嫌,挥金不惜办妆奁,几多拮据图门面,过后何曾有惠沾。/绿轿花灯闹连天,关门索要大门钱。锱铢必争偏因此,及至媒人要受拳。/才见蛴螬嫁出门,早排盒担后头跟。多称望晕何常晕,却笑爷娘自哭昏。/月月还从节令催,大肩小担耗银钱。犹其佛诞挑乌饭,糟蹋如珠米不该。/遍族亲邻送一碗,不嫌休来定是生。/几岁迟迟未受胎,追怪爹娘嫁日乖。从新拣过良吉日,再为换春嫁一回。/古礼溪南尚可嘉,年年新娶唱琵琶。非关好听阳春曲,要使闺门节者夸。/新开水口指唐模,水面亭台列画图。一带沙堤桃间柳,游人尽说小西湖。/灵钟潜口紫霞山,梵宇幽栖云雾间。都说观音能显圣,□灾处处接慈颜。/桃花岩市有长堤,隔水缤纷万树齐。不必鱼郎曾到此,人人称说武陵溪。/名标科第凤山台,先后鳌头两占魁。到处人才皆济济,果然文运自天开。/灵金山上理难凭,夏夜争看鬼点灯。一纸经文焚化后,参差磷火满冈陵。/里名贞白著于元,三代乡贤祖父孙。古歛全城兼却聘,一门忠节耀乾坤。/黄潭世泽即潭滨,男女分祠重祀禋。创置义田归众廨,衿孤恤寡有仁人。/嗜义徐商古传谿,建堂储谷济穷黎。紫阳兴教捐膏火,大振文风六邑齐。/世代传流技术工,包医接骨黄源充。吉期选择驰名远,连墅田(天)干星历通。/牛皮打鼓在坤沙,潜口无多云雾茶。珠菜黄精松法豇,黄山土产不虚夸。/方物驰名各善长,洪坑索面匣儿装。顶烟岩市曹家墨,爆竹称觴算上汪。/细作精工路口针,仇村刮刷贩书林。杲山勤作无虚度,比户连宵卷烛心。/岁朝闲汉打抽丰,挨户提篮乞食同。吉语愿依双鬓白,几根青菜两根葱。/前后元宵灯出游,纸糊牌烛接龙头。各村金鼓连天震,古朴乡风此可求。/仲春朔后几曾眠(二月二也),处处人家又过年。定买纸衣接土地,为求财利各争先。/游人上九结成团,岩市街头早保安。争看撞船三保段,满山男女赛花冠。/杜鹃开遍野山红,竞赛琶塘景不同。呈坎寒梅最苍古,昙花幽径蜀源通。/栽种黄花数里长,西溪潭渡郑公乡。往来尽有陶潜癖,采买人人各解囊。/一叶金风坠井桐,燃灯夜夜捉秋虫。拆磅毁篱真似贼,□养开场好送铜。/四座名园不等闲,无端路□□常关。溪南稠墅多真景,水外亭基山外

山。/聊将实事略铺排,几首芜词托远怀。惟愿乡风存古朴,敢辞井底笑鸣蛙。

《程可山年谱》不分卷

汪宗沂编撰

汪宗沂(1837~1906),字仲伊,歙县人。程可山是汪宗沂的塾师,程晚年与汪同在曾国藩幕之采访忠义局。程可山,名焜,字光樵,可山为其号。程焜于乾隆六十年(1795)出生在扬州东关门内,长为仪征籍庠生。程焜为盐商子弟,科举不售,后在扬州、徽州两地教馆为生,晚年入曾国藩幕。

年谱记事从乾隆六十年程焜出生起,至光绪元年(1875)去世止,历时80年。程焜一生大事略为:道光元年(1821)二十七岁,因父亡故,“挈弟妹及妻回里门槐塘居住”。次年“馆于扬城同族磋商程健亭封翁家,课其长子文泰。数年后文泰援例捐职知州,赴楚北整理磋商。先生自是返里设教”。道光八年三十四岁,扬州吴文镕督学河南,“坚约旧友共事,先生因就河南幕,协同校艺”。次年“在幕中极友朋文字之乐”。道光十一年三十七岁,因“吴公试事毕,先生由光州返里……一意家居”。道光十八年四十四岁,“以母年老,遂授读于家,不就外馆凡二十四年”。道光三十年五十六岁,汪宗沂“始至槐塘从先生学,先生书斋榜曰‘铜竹斋’,取《汉书·律志》语。同学者为吴稚莲(迟龄)、黟邑方良显(钺)、鲍新源(淦)、鲍岷源、汪聘卿、汪叔寰、汪德卿(应滋)汪泽芬、许子印(式曾)、洪符九(锡畴)、王赞卿(家泽),及先生之甥吴禾生(寅绶)、汪荣裕(昉)、汪观裕(时),子声仲(裕珂)”。咸丰二年(1852)五十八岁,“先生喜抱孙”,“犹应乡试未荐……嗣是遂不复应试”。咸丰十一年六十七岁,“槐塘村屋被贼焚毁,先生孙八九无所依,亦至祁门。两江总督曾文正公重先生名德,延入采访忠义局”。同治二年(1863)六十九岁,“先生有《答韵初大令书略》云:“此间绥辑年余,市屋贾区渐渐热闹。惟烽举薪摧之后,际此芳辰令序,求一园林半树篱落横枝而不可得。吾村灰烬,坝上花树闻尚未残,为想萼绿争妍,烂红如雪,则又影疏香暗,邀赏寂寥,心目两违,同是恼人春色耳。”此云“市屋贾区渐渐热闹”,反映了太平天国战乱后徽州经济恢复的情景。同治三年七十岁,汪宗沂留忠义局读书,“侍先生杖履,所学日进。时仪征刘伯山先生毓松与先生有绝群之雅,在书局总校《船山遗书》与先生时过从谈论”。是年“曾文正公移节金陵,采访忠义局同人随行。先生以九月至金陵早西门寓祝姓屋”。同治四年七十一岁,“曾文正公以先生随营任事,著有劳绩,保举钦加五品衔,正月奉到行知仪征。刘伯山先生集全唐文为先生补撰《七

十寿言”。同治七年七十四岁，“曾文正公移节直隶，先生辞采访忠义局差事。自是每年薪粮皆尚斋观察寄资供养，以乐余年”。同治十二年七十九岁，“先生举家由浙江水路还歙西槐塘旧里”。次年卒于里门。

该书稿本和誊清本均藏安徽省博物馆。又安徽省图书馆藏有“红格抄本”。《皖人书录》著录。

《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四卷

清方舒岩评

方舒岩是浙江淳安县人，嘉庆八年(1803)曾在歙县教书。他在评点《聊斋》时多处记下了徽州的掌故传闻，尤其是两篇与所评《聊斋》篇什相类的徽州故事，文笔洗炼，颇具文言短篇小说的规模，反映了清代徽州妇女的婚姻生活，具有较高的文学、社会价值。方舒岩在徽州的活动中，批语中有多处记载：《江城》篇云：“岁癸亥，余与孙佩金、吴效昆，同馆上长林。”据道光《歙县志》卷一“都鄙”：十八都下有自然村名“上长林”者。《姊妹易嫁》篇评曰：“歙县曹文敏公祖墓，先亦别姓旧穴，因水蚁改葬去，曹以贱价得之，今发一侍郎、一宫保、一太傅矣。”又《公孙九娘》篇载：“歙县贾某，居梁下，娶某氏，生子女各一，即客苏州……此嘉庆十六年事。”

此书为清抄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徽州故事二篇：

1. 歙县陈九郎之妾：

歙县陈九郎，娶范氏，伉俪甚笃。不三年，生子不育，欲置妾延嗣。得仇氏女，仪容韵秀，举止端庄。虽我见犹怜，而范氏御之甚严。居月余，仇或仆地，昏不知，人亦未之异也。既而张目四顾，啡然曰：“娶衣衣我，娶簪簪我，何令我蒙垢若是？”九郎赧然曰：“衣服首饰，尔自取之。何故漫作此态？”仇曰：“我亡姬汪氏也，冤有头，债有主。我自问七郎要衣饰，何与尔事？且礼别嫌疑，宜速避。”九郎骇甚，范亦骇甚。

先是七郎买妾汪氏，妻吴氏悍妒，日夜不堪，遂殒命红丝。死之日，仅距数月耳。——七郎闻之，遂踉跄来。老者少者咸集，而吴亦至。至则其人固仇，而音宛然一汪也。旋狮吼数声，仇忽哭起曰：“尔今日尚得以大妻压我哉？自我为陈家妾，未尝有过，奈怀孕三月，凌辱万端，致死非命。我诉之阎君，徒以事无可据；且妾不犯嫡，死实自取。欲置我枉死城中，我鸣冤不已，乃置为疑案。后遇包阎君，问讯再三，始令判官勘复。今判官已在门矣，尚

得以大妻压我哉?”吴氏始骇然。且曰:“某日当七郎面箠楚我,某日背七郎鞭扑我,身无完肤,故死。岂诬语耶?杀人者坐偿,律有明条。判官在上,幸为善复阎君,我必索大妻命,使具来对质耳。”吴益骇,汗浹如雨,嗑不能言。急走,欲合扉远害,而仇氏已尾之入。凡内外摆设椅桌箱柜,及大小器皿,顷刻碎之中庭。虽有贵之勇,不能稍阻其锋也。于是举家惶恐,弥日不宁。咸为吴缓颊:请合葬以安其魄,不许;请延高僧作七日超度,迟回者久之,曰:“七郎遇我厚,姑缓其事,然必大妻某,每日虔诚,跪祷佛前,庶可图缓。”当是时,吴雄风尽戢,惴惴然惟求生不得,是惧。至期,则越宿斋戒,焚香礼拜,宛转乞命,观者如堵。

厥后汪附仇体,间日一至,虽不如前之猛厉可畏,而索命一言,始终不易也。七郎与吴,计无复之,遁迹他乡。而九郎亦不胜其扰,将仇退归母家。其事后遂无闻。

2. 婺源余氏女改嫁:

乾隆乙卯(1795),婺源县余氏女,年十六,才色绝伦。误嫁阍宦,抑郁三载,不复聊生。闻高明府,性旷达,不拘俗吏之所为,因投状愿离。高审结一过,遂择士人而改醮之,一时传为快事。其词曰:“为不耻自囿,恳恩超豁事:妾生故族,长配名门。堂上殷勤,常守蘋蘩之道;房中寂寞,从无枕席之欢。夫类奇人,难向阳台索梦。妾非石女,忍教桃洞迷津。生也不辰,铸错刚逢月老。天乎莫问,含愁休怨冰人。虽云夫唱妇随,毕竟有名无实。尔为尔,我为我,虽裸裎袒裼以何嫌?女不女,男不男,奚构精化生之可有?回忆选才选貌,未及选下身之偏全。从知论富论贫,尤当论人道之亏备。引鸾镜而双双幻影,刺鸳针而对对虚形。好似梨园,空作夫妇好合;恰如阍宦,仅堪姊妹相称。彼夫绮阁生花,每向花前夸并蒂;舟山有鸟,常从穴畔恋双栖。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度日如年,年复一年空度日;思梅止渴,渴而又渴罔思梅。半夜灯残,将眠又觉五更鸡唤,欲起偏慵。若逼妾生离,似乎阴功有损。然误妾活寡,更为方便多亏。生死在乎去留,去留在乎明断。惟鸿慈之曲宥,敢雉飞以私奔?倘仍教守待兔之株,必至立索枯鱼之肆。急切上禀!”

《罗颖楼初稿》二卷

明黄焕诗集。许承尧题识:“黄玄龙在明季诗名特盛,今观其所作,于超逸中见

新生,足负其名也。集为孤本,难得见。甄夏为余以钱瘦铁《黄山图》易得之,欣喜累日。甲戌许承尧记。”

书半页九行,行十八字,首页中缝下署“黄一凤刻”。据道光《虬川黄氏宗谱》,黄一凤为二十七世,明末迁杭州。

黄焕,字玄龙,歙县人。民国《歙县志·诗林》写作“免”,又将“玄龙”误为“云龙”。志称其“博涉经史,工诗文,常走吴越,名籍甚好……居岭上罗颖楼,著诗文甚富。”首为自序,略云:“余总发时好唐诗,尝从塾中肱篋窃窥之,几忘食……弱冠称诗,壮而无所就。夫诗为心声。则其沉郁者、扬厉者、丽者、淡者,宜各本其性之所近;而或牢骚,或旷适,莫不肖其情焉出之。奈何欲舍其天则之自溢,而姑借面抵掌务餽釘以博名高乎哉!今夫龙吟、凤鸣、蛙吹、蚓歌,其小大虽不同,要以应候而声,发乎天窍之不得不然,则一也。”此种诗论,颇有见地:“龙吟”“蚓歌”,人不分阶层,只要发乎真性情,即为诗。似有民主思想的萌芽。

上卷:“乐府题”32首;“五言古诗”20首;“七言古诗”25首;“七言律诗”14首。下卷:“五言绝句”53首;“六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69首;“诗余”(词)19首。诗的题材较杂,写景为多:《眺黄山》、《月夜五老峰》、《白岳中秋》、《黄罗山》、《齐云岩》、《齐云岩诸胜》等。亦有旅居吟咏之作,如《登雨花台》、《金陵寄祝苾卿百可图》、《燕子矶》等。明末徽州有结诗社之风,其诗有:《叠前韵寄同社》、《秋日社集景德寺》等。诗中交游唱和:《汪司马伯玉先生过山房赏梨花和作》、《寄汪尔占山中》、《大雪后与诸公登山》、《送祝丈父子秋试后过江》等。还有题画诗,如《题文氏小景》、《绘图赋诗》等。其七言古诗《赛神曲》是有关徽州民俗的。

书为明末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赛神曲》:

秋日坎坎日击鼓,椎牛赛神杂百舞。亭亭翠盖骄青云,冉冉朱旗联夕曛。百灵连蹇下帝都,芙蓉作冠霞作襦。五花骢马珠头络,六龙飞辇流苏错。朝游西渚暮东冈,九华步障陈椒浆。繁讴急管嬉未央,千秋万岁神乐康。美人处处遥相望,翠羽明珠照路旁。遗钿坠珥纷如雨,欲归未归愁断肠。神来缥缈五云开,神去秋冥枫树衰。降福于民何有哉?踟躅空山一怅望,萧萧风雨夜徘徊。

《岭上续稿》不分卷

明黄焕诗续集。此集与《罗颖楼初稿》为同时刻本。前署“己酉(1609)秋山阴友

刘埈冲倩甫书于白门之希林阁”《题黄玄龙〈岭上续稿〉》，略云：“……今年秋玄龙同景升顾我涵阁，景升一见倾倒，奇论风生，玄龙默默不发一语，余则心仪之……玄龙出《岭上续稿》索余叙，视前稿如出两手，异哉！……吾读玄龙旧稿，尝想见其为人，迨见其人，而又未必人如其稿。睹兹稿，则读其词而满楮皆玄龙面孔；对其人而满面皆‘岭上’诸诗矣。玄龙岂默时说，说时默者邪？可畏也。”刘埈此序表明，《岭上续稿》比“初稿”更多地反映了黄玄龙的主观精神世界和生活情趣。

此集显著特点是以文人间唱和诗为主。且诗作时间集中，首页题“岭上续稿”下注“丁未、戊申”，“戊申”即刘埈作序前一年——万历三十六年（1608）。集中九十五首诗可能都是此二年所作。仅与潘景升有关之诗就不少：《春夜集康爵堂分得伊字为潘景升兄尊人寿》、《花朝前一日赋得飞栖楼短歌赠金陵陈夜、舒同、吴左干、潘景升、汪尔占、王于凡、汪震甫、方季康分得臆字》（此首下注“时左干以洞箫合曲”，可见歌咏之盛况）、《黄白山歌赠潘景升兄》、《集酌飞雨楼同潘景升、林羽中、吕乐师、程尚之、杨贞一、洪亮卿、凌成甫、吴正子分得陂字》、《襄成楼集别陈夜、舒同、潘景升、王于凡、程尚之、孙仲虺、照邻、余季芳分得前字》、《九日邀同社郝仲隆、潘景升、方士弱、王于凡、宗臣、鲍慎之、余季芳、潘尔尚、尔迪、左之尔、世尔肩用倩集鸟石突分赋七言近体得闲字，时余将还桐汭》。集中也有少数篇章间接反映了农村社会生活，如《田家》、《呼龙引》等。

书为明末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

1.《黄白山歌赠潘景升兄》：

新都之山黄与白，峻削玲珑自天擘。不知何山吐精灵，乃有髯公挟群客。两足落地惟探胜，只眼凌空觉世窄。侠骨讵令交态疏，高韵不受尘情迫。但说辞章有神会，千言一挥无苦索。嘉隆之际二三子，三吴王汪楚吴李。纵横其间独有君，能使诸公倒其屣。余子偏长各自雄，语及髯公皆咋指。于今前辈零如雨，词林之帜惟君竖。名闻到处坐俱惊，语出何人毫不腐。年才五十多余日，著书藏之盈石室。归来搦管神益壮，欲谱名山在纸上。篋里山灵时呼啸，笔底岩峦亦摇荡。吾闻海外有五岳，仙都灵窟皆奇崿。待君草就寰中志，独骖玄鹤翔寥廓。尽揽神山到眼中，写入虚无藏广莫。

2.《呼龙引》：

五月一雨不见日,高田麦烂沙没膝。六月赤日天无云,陂塘掌坵禾如焚。可怜转眼水旱继,野农束手饥欲毙。百里击鼓呼龙君,潭深稳睡龙不闻。只愁日烈潭可涸,蛟龙无宫亦安託。

《植芝堂今体诗选》不分卷

黄生选编。

黄生,字孟扶,号白山,谱名瑄。清初歙县人。书前有许承尧跋:

乙亥初,菴自沪返歙,得杭州复初斋书肆书目一册,见有是书,注旧写本,而直甚廉。疑为白山先生遗著,急驰书购之;不日寄到,赫然白山先生手笔也,欢喜之至。且所选皆明清间人诗,中多乡人佚篇,尤为可宝。白山论诗极精细,此卷中评论更语语惬意。藏书之黄叶千亦见集中。摩挲老眼,诧为奇遇。书以志吾晚福也。承尧。

先生所刊《杜诗说》卷首有手书自序,乙亥夏借得校之,乃知朱墨笔皆出先生手书,皎然无疑。叶千为先生弟子,此殆手写以授之者。昔人治学之勤,诲人之笃,于此亦可想见。承尧又记。

按许承尧考证,诗为黄生选录、批评,是为课弟子黄叶千之教本。首页右上书“植芝堂”,下书“白山黄生评”,钤“黄生之印”阴文小方印。又有“叶千”阳文小方印,并许承尧“疑庵秘籍”藏书印。半页八行,行二十四字。诗为墨笔抄录,评语则以朱笔蝇头行书写定,足见黄生书法功力深厚。又参阅《书法丛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期刊黄生(署名黄瑄)《游桂石山庄》草书诗卷。

书装订为两册,上册录五言律诗64首,下册录七言律47首、七言绝句5首。朱笔评语详简不一:有的超过原诗字数,亦有寥寥数语,或不作评。诗歌作者依次为:吴嘉纪(野人)、龚贤(半千)、汪洪度(于鼎)、屈大均(一灵)、方文(尔止)、邢昉(孟贞)、王猷定(于一)、万时华(茂先)、程嘉燧(孟阳)、顾梦游(与治)、徐勃(兴公)、王启茂(天庚)、梁一儒(鲁望)、黎遂球(美周)、徐颖(巢友)、万曰吉(云国)、陈子龙(卧子)、吴伟业(梅村)、梅文璧(昆白)、管辂(星臣)、刘一梧(旅星)、蒋嘉会(次葵)、施闰章(尚白)、叶大纬(纬如)、吴统持(巨手)、王留(亦房)、程焕(石雷)、洪舫(方舟)、冯琦(琢庵)、万寿祺(年少)、周肇(子叔)、吴启思(睿公)、张恂(稚恭)、黄始(静御)、范又蠡(小范)、汤燕生(玄翼)、陆圻(景宣)、王良(不庵)、宋琬(玉叔)、唐堂(肯堂)、何伟然(仙臞)、林章(初文)、吴国伦(明乡)、汤显祖(若士)、谭元春(友夏)、黄始(静御)、徐士俊(野君)、潘之恒等五十人。

[附]选录原诗及黄生评语:

吴嘉纪《寄吴公调》:昔日穷愁里,看余发旧林。悬知游子意,尚有故人心。书去梦魂远,花开离别深。啾啾啼绿树,求友愧春禽。(题下评:三四淡而真,五六真而秀,若无此结,即全诗真[直]率矣。此近体所当讲也。)

龚贤《金陵怀古》:短笛唤愁生,江船夜复清。明月挑战地,潮打受降城。残柳欲无影,哀鸿只一声。石砚飞不去,凄绝古今情。(题下评:半千诗秀不及与治,而老过之;淡不及野人,而曲过之,才性各有独到处。天头评:亦工亦真,凄其欲绝,怀古境如此,难再求进步矣。句末评:言惟有石砚飞不去耳,其它人事更移说不尽,亦不忍说。)

龚贤《甲子元旦》:日上不知处,乾坤薄雾中。群情归寂寞,举世转鸿蒙。柏子焚供佛,梅花折送穷。无田怕租税,翻喜卜年丰。(题下评:此诗与孟真元旦作同感,彼直而不激,此婉而多风,皆必传之作。句末评:三句亦有感慨,然元旦光景亦极逼真。余尝欲目此景而不能道,因剧赏此二句。)

龚贤《扬州》:二月古扬州,烟花烂漫愁。客船集城下,酒肆满堤头。草长青磷灭,潮生白骨浮。繁华不可恃,隋苑已荒丘。(题下评:烟花烂漫下一愁字,盖痴人以为可乐,哭世者自生愁耳。如此繁华之地,被此一诗扫得冰冷,作者襟次可想矣。天头评:此诗发端又当与当门二语前看,在命意处有斤两耳。句末评:余亦有“此地曾兵燹,繁华去未遥”之句,终逊此结之远。)

龚贤《赠剩上人繫中》:老僧待死处,古寺号承恩。无地可行脚,傲天且闭门。既知身是幼,羞问舌犹存。向午坐清寂,蒲团松树根。(题下评:此诗极难措手,是顽民又是释子,看它笔下情事吞吐之妙。曾得此诗原稿,止一二十字相同,知半千诗淘汰之功深矣。句末评:起得老,结得深,结尤不易。)

龚贤《赠邵甲》:当门酒一壶,矮树绿荫敷。发不因愁白,身还却累孤。赋诗忘世代,讲易聚生徒。只恐称名日,时贤骨已枯。(题下评:发白固不因愁,身孤还能却累,是层断句法。半千诗好借口骂人,自是才人习气;如此诗借句骂人,时人未免按剑。)

吴伟业《园居》:迸笋穿茶灶,欹松罨酿房。曝书移画几,敲笔响琴床。晚食知眠懒,轻衫便酒狂。翛然吾愿足,不肯负沧浪。(题下评:梅村诗真

得中晚佳境,灵心秀句,自足千古。今人不量才力,辍思学步盛唐,其不踟蹰而返者鲜矣。)

汤显祖《咏马蹄夹赠朝使》:鞭程曾未到金鸡,底便临河刷马蹄。此日泾流萦洛渚,几年霜雪在云泥。桃花影乱溪中色,竹箭流悬天半嘶。倘遇濯龙门上望,瑶池一一驾黄骊。(题下评:初唐。天头评:先生七律初盛中晚无所不有,惟其不名一家,兹其所以能名一家也耶。句末评:此以下第之作,讽主司所得非真才。一题命意已远,诗复浑雅绝伦。)

汤显祖《哭女元祥元英》:徒言父女至恩亲,叹我曾无儿女仁。隔院啼声挥即住,连廊戏逐避还嗔。周星并是从人乳,四岁何曾傍我身。不道竟成无限恨,金环再觅在谁人!(句末评:此首真写情事,不作意求工,然亦可与随州对席。)

《栗亭诗集》五卷

汪士鋐著。

汪士鋐,字扶晨,歙县人。有许承尧跋:“栗亭诗久不传之孤本也。佚末绝句一卷。栗亭在当时广交游,负盛名,诗亦有工力,可与汪息庐抗手。然较老辈青岩、非二、遗甦诸先生作,渐趋整饬,逊其野逸矣。卷首列《迎銮曲》,且以迎銮事语非二受宠若惊,亦颇失态。承尧记。(初疑栗亭辈刻《霁山集》犹有故国之感,今知其非也。)”

前序依次:王士禄序、曹溶序、吴山涛序(休宁人,此自称“钱塘吴山涛”)、黄宗羲序、吴绮序、龚贤序、靳治荆序、黄土坝序、程守序。据上序,士鋐在兹集前曾刻有《洞庭纪游》、《谷玉堂集》、《芜城别录》、《黄山近稿》等单行本。

书为清康熙刻本,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

1. 黄宗羲序:

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迎譬连类,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郑康成曰:观风俗之盛衰,凡论世采风,皆谓之观。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郊庙之类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宴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谴谪讽喻皆是也。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而以此四者为统宗。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

因之。比兴强分,赋有专属,及其说之不通也。则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结,有鸿沟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其意向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观也;善于风人答赠者,可以群也;凄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

汪子栗亭,新安之才士,于海内名流无一不交。岁辛未,余过黄山,信宿潜口,栗亭出其诗,读之:古诗富健,律诗妥贴。名章迥句,时时奔会。而其清茶浊酒、临水送归、山阳闻笛,一往情深,宜乎资良友之冥福,梓故人之遗书,为世人所称也。若栗亭者,其亦可以群矣。概自伐木既废,五交之外,复有泛交暴集之名,出门遂忘姓氏。讲席之人,在途即分车笠,故其为诗,排比雕虫,都无意好,要皆刻薄者所为也。《礼》之不云乎,温柔敦厚,诗教也。栗亭之谓乎。

2. 葬贤序(为《黄山近稿》作):

天下名山不在大而欲奇,不在奇而欲幽。高可以登,深可以隐,吾于黄山有独契焉。然黄山祇屋边头物耳。曾结客偕僧拟观铺云两海,而卒弗果。今读栗亭诗,恍如跻身莲花顶上,而笋矸丹台、龙潭鳌洞诸胜已历历在目,转可以说向未来之人。余尝怪少陵游览诸作,凡山之嵌峯岌嶭、绵邈迢递,石之轮囷嵌宝、跳浪壁立,林莽之荫翳葱郁,泉瀑之铿鍠漱咽,皆能以中山兔颖代,并刀雕镂刻画而出。今又见之于栗亭矣。栗亭凡游此山者八。每恨未招余暨翁山方楷一浴汤泉,翻药钹揭水帘。不知余年衰志怯,居家且杖,升楼必扶;倘若侵此集成,遗余一帙,则黑白二猿可坐而呼,轩浮诸老可寝而谒也,栗亭以余言为然乎。

3. 楝亭诗(为侍卫曹荔轩暨弟筠石题赠):

种楝高斋旁,婆婆散清影。课子手一经,空庭爱闲静。倏忽风木悲,哀哀动凄哽。抚树恋余荫,愀然发深省。树既不可攀,思将同日永。至性迫哀吟,一编长耿耿。卓哉孝子心,触目有余警。亭树有时摧,此意千秋领。

(作者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